

中美关系

美国拟暂时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

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 3 月 20 日称，美国政府计划暂时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可能会刺激中美之间关系紧张。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决定对这家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实施贸易制裁，理由是有证据表明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政府有关限制对伊朗及其他国家出口美国科技产品的规定。

这名官员称，根据中兴通讯已向美国政府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商务部预计本周能够暂时解除部分许可限制。

这名官员称与中兴通讯之间的沟通是积极并且具有建设性的。但这名官员同时强调剔除出黑名单从性质上来说将是暂时的，并且维持这种状况的前提是中兴通讯履行其对美国政府的承诺。

美媒称美国网络司令指责中国继续“网袭”美国

据美媒 3 月 21 日报道称，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告诉国会，在中国作出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间谍活动的非正式承诺 6 个月后，北京的黑客继续对美国政府和私人网络发动网络攻击。

据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 3 月 18 日报道，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罗杰斯日前在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尽管中国去年 9 月作出非正式承诺，但“来自中国的网络行动仍在针对并攻击美国政府、军工企业、大学和

私人计算机网络”。

报道称，罗杰斯回应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2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继续从事网络攻击的言论。罗杰斯表示，他同意克拉珀的观点，即中国是否遵守承诺停止网络间谍攻击活动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罗杰斯还警告说，一些具有先进网络战能力的国家正采取举措，与非政府黑客合作，以掩盖其网络攻击活动。使用代理黑客使得美国政府更难对付外国网络攻击活动。罗杰斯表示：“他们会说‘不是我们干的，是某个犯罪组织，我们无法控制’。”

美智库：今年习奥会能稳定中美关系

据布鲁金斯学会3月21日刊文称，在3月底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再次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这将是奥巴马与52个参与峰会的国家元首的唯一的双边会晤。这也表明奥巴马多么地重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文章还指出，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至少有两层认知。一个是喋喋不休的学术界，他们的观点专注于中国在海洋争端上的咄咄逼人之举、国内的压迫、中国的经济困境、中国的保护主义以及反贸易措施以及它的军事化；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美国官方的观点倾向于强调两国积极以及潜在合作的一面。文章还指出，习奥会极有可能专注于南海问题。国际仲裁法院将在4月或5月就南海主权争议宣布仲裁结果。习近平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时公开表示，中国不寻求将南海军事化，但是不断加强的军事部署表明中国对军事的定义或许有着更高的门槛。在奥巴马离职前，习近平和奥巴马还会有多次会晤的机会，包括G20峰会和APEC峰会。如果他们能够在今年稳定双边关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情。

美防长称将用军事部署应对我扩建黄岩岛

综合媒体 3 月 23 日报道，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3 月 22 日举行的听证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正在或者准备在黄岩岛浅滩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的发问，国防部长卡特没有直接证实中国正在那里进行相关活动，但表示，“我们对这一前景感到忧虑。这类行为会引发我们从军事态势和部署上做出反应。”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大约 100 海里，但距离中国南部海岸线有几百海里之遥。中国在 2012 年占领这一海域。据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此前称，美军侦察到中国斯卡伯勒浅滩海域的水面舰船和勘测活动有所增加，并担心中国下一步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活动。今年 1 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 2020 年扩展到黄岩岛，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海。马尼拉当局此前还与美国达成协议，向美军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供美军停留和部署军事设施。

美国外交

美议员提案：加强北约对中俄信息战

据外媒 3 月 17 日报道，美国参议员提交法案，加强针对俄罗斯、中国的信息战。共和党人罗布·波特曼和民主党人克里斯·墨菲将旨在“制定协调战略，防范美国及其盟友受俄、中等国宣传和虚假报道影响”的法案提交审议。二人表示，法案计划动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落实该方向的工作。

波特曼介绍称，法案规定了三个主要方向的工作。首先，建议制定统一的国家信息和宣传战略，为此需要设立新的信息分析

和反应协调中心。中心将以国务院为主，由五角大楼、国际开发署、广播理事会（BBG）、“情报部门及相关机构”积极参与。其次，计划吸纳相关非政府组织和智库，创建能够提供金融支持的特别基金。再次，建议大幅扩大美国与其认为“较弱”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波特曼认为，这是美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美参谋长：美国不准备与中俄开战

据多维新闻网3月17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米利上将在17日出席国会听证会时称，美国不准备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米利认为，预算缩减、反恐行动、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让美国的战备能力在不断减弱。米利说，“如果美军同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则美军面临极大风险。连年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和缩减预算及开支都对美军造成了负担。”他还表示，美军或开展区域和反恐行动。美军正准备与IS、“基地组织”、“努斯拉阵线”和其他任何恐怖组织作斗争。米利说道，“但如果美国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中的一国或两国展开‘大国战争’时，则将遭遇大得多的挑战。这让五角大楼深感不安。”米利认为，美军可能会输掉战争，因为美军不可能对敌人的行动做出及时的反应，以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军队的备战状态没有达到美国人民所期望的能保护他们的程度。”米利说。

奥巴马访问古巴，美古断交55年后关系正常化

据外媒3月21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20日抵达古巴，开始历史性访问。美古两国断交55年后，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3月21日报道，奥巴马是近90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他结束此访前，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勾勒出他

对未来美古两国关系的构想。

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的三天古巴之行，以及 22 日将在哈瓦那进行的电视转播的演说，代表着这两个前冷战敌国之间关系新的开端，这是 8 个月前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的成果。

奥巴马已经把重新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定位为他总统任期内的重大对外政策成就之一，他认为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孤立古巴政策已经失败。

美副国务卿：白宫正探讨奥巴马访问广岛事宜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罗斯·戈特莫勒本月 22 日就奥巴马总统借 5 月七国集团（G7）伊势志摩峰会之机访问广岛的可能性向媒体记者表示：“白宫正在探讨。我（对其结果）不作推测。”

戈特莫勒表示，如果成行“会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她就访问时期及形式仅表示“这是最终由总统决定的事”。

戈特莫勒 2015 年 8 月作为美国政府高官首次出席了在广岛和长崎举行的原子弹爆炸日纪念仪式。她当时也就奥巴马的到访发表看法称：“白宫负责安排日程，我不便说此事。”

美最新锐战机首次冲出本土欲奔向亚太

综合媒体 3 月 24 日报道，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史塔克里 3 月 23 日在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预计将于 2017 年 1 月，部署最新隐形战斗机 F-35 到日本山口县岩国市美军岩国基地。这将是美国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该型号战机。已在日本开始组装的航空自卫队 F-35 将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组装并对外公开。澳大利亚等国之前也曾“毛遂自荐”，但美军考虑

到部署在日本，美军使用起来更方便，日企的技术实力较为雄厚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此举将进一步提高美日防卫合作的重要性，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并有利于激活日本的国防产业。据悉，F-35 战斗机是一种可规避雷达探测的高性能隐形战机，也是日本航空自卫队下一代的主力战机。它配备有最尖端匿踪设备，由美国、英国、澳洲等 9 国共同开发，韩国也已决定引进。

奥巴马访问古巴的三层现实意义

和历史性访问缅甸一样，奥巴马此次古巴之行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作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它的现实意义则不可小觑。

美国总统奥巴马 3 月 20 日晚携全家启程访问拉美，首站选择古巴。这是近 90 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哈瓦那。除了促进美古关系正常化，夯实自己的历史地位外，奥巴马此次访问古巴从个人、国内、国际因素考虑都有实质性的影响。此次随行的主要人员有部分内阁大员、国会两党议员、美国企业界人士以及个别古巴裔美国人。按照白宫方面说法，奥巴马访问古巴期间将参观哈瓦那旧城，会见异见人士、企业界人士、使馆人员，观看棒球比赛，全程体现一个主题，那就是奥巴马的“接触性政策”。和历史性访问缅甸一样，奥巴马此次古巴之行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双方不会达成任何共识。参与美古复交密谈的副国安顾问罗兹表示，奥巴马在同古巴领导人讨论在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并敦促古巴当局开放同美国的经济接触与交流。但是，作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它的现实意义则不可小觑：

第一，古巴之行是奥巴马任内又一次巩固其历史地位的举动，凸显出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进一步同昔日敌对国家全面和解的意愿。和同时期推动的伊朗核谈判一样，此次美古复交的谈判也是奥巴马连任后在外交上大有作为的表现，更是其外交上奉行“进步主义”理念的体现。而且，他任内完全否定“政权更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接触古巴，标志着美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进步。

第二，这次古巴之行和国内排外的裂化舆论形成了对比。就国内视角而言，虽然共和党人反对奥巴马推进美古复交进程，但对于古巴裔选民或拉美裔选民而言，奥巴马此行有助于向选民释放民主党重视移民的政策理念，加大民主党在大选获胜持续执政的可能性。邻近古巴的佛罗里达州，古巴裔占比高，在大选中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就外交而言，第二任期全面把握外交大权的奥巴马，在离任前已经系统性地阐述了他的外交经验与理念，从伊朗核协议、到塔利班谈判，在到同俄罗斯的和平博弈，最后回到意识形态层面同古巴复交，都体现出这位总统善良、现实（务实）和理想主义的一面。如果民主党持续执政，奥巴马这次古巴之行将继续带动美国外交上的“左转”。

当然，访问也有奥巴马外交上“膨胀”的一面。奥巴马任内至少5次访问拉美，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国安顾问赖斯都曾访问拉美，阵容可谓史无前例。上周，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提到，他执政以来，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查韦斯去世后，以反美为己任的玻利瓦尔联盟（ALBA）力量已被大大削弱，而同古巴复交也是他移除地区（反美）绊脚石的一部分。据了解，奥巴马还将向古巴独立战争领袖、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纪念碑敬献花圈。该纪念碑位于哈瓦那革命广场北侧，这个广场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年经常集会演讲批评美帝国主义的场所。

有媒体将奥巴马此次访问比作“尼克松时刻”，甚至媲美“柏林墙”，其实这有点过，毕竟美古复交是大势所趋，完全符合当今时代合作主题。据美国相关数据统计，自奥巴马2014年11月宣布美古复交后，前往古巴旅游的美国人增加了50%。一些企业巨头也纷纷前往古巴寻找商机。国会当中虽有多数共和党人反对美古复交，但这一年多也有很多保守派议员前往古巴。由此可见，美国人非常看重美古复交背后的各种机遇。但无论如何，和中美关系一样，两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疑虑不可能通过一次历史性访问化解。真正意义上的美古关系正常化“任重而道远”，彼此构建互信尚需很长一段时间，需未来领导人不懈努力。

(郑欢供稿)

奥巴马主义的十个要点

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巴马主义》的文章，在欧美国关学界和政界引发广泛关注。本刊特选取了相关人士对此的分析与解读。

美国《大西洋》月刊那篇题为《奥巴马主义》的文章在全世界引发反响，因为这位美国总统与文章作者杰弗里·戈德堡谈论自己的外交政策时直言不讳。

第一，文章会让沙特读起来感到不舒服。就像戈德堡指出的，奥巴马“显然对于传统外交政策强迫他把沙特当作盟友而感到恼火”。白宫官员似乎习惯性地提醒来访者，9·11事件劫机者当中有多少是沙特人。

第二，奥巴马的怀疑也延伸到巴基斯坦。他“私下质疑”，为什么巴基斯坦——这个他认为运作不良的国家——应当被视作美

国的盟友”。

第三，在英国方面，对利比亚问题的批评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但有些情况比这严重。我认为，从英国人的角度，真正令人震惊的新情况是，奥巴马警告卡梅伦，如果英国达不到2%的GDP用于国防的北约目标，美英“特殊关系”就将“结束”。这是美国总统对英国首相做出的相当严重的威胁。

第四，那些指责奥巴马想离开中东地区的中东人是对的。戈德堡写道，对奥巴马来说，中东是一个需要避开的地区；由于美国的能源革命，这里很快将变得对美国经济无足轻重。奥巴马虽然经常被指责为反以色列，他实际上认为美国有保护以色列的道德义务，并且说这是美国进一步军事干预中东的极少理由之一。

第五，美国的情报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戈德堡写道：“2014年初，奥巴马的情报顾问告诉他，‘伊斯兰国’不重要。”那年春天，“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摩苏尔。

第六，重返亚洲是真的。戈德堡写道，奥巴马“一心要把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亚洲”。此外，“对奥巴马来说，亚洲代表未来”。奥巴马对美中竞争加剧并不放任自流。有趣的是，他似乎认为中国经济疲软会加剧隐患，因为这使中国更有可能“诉诸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当成一种组织性原则”。相比之下，希拉里似乎更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文章援引她的话说：“我不希望孙辈生活在一个由中国统治的世界。”

第七，奥巴马对欧洲根本不感兴趣。相比之下，约翰·克里对难民危机非常担忧，警告说“大规模移民可能毁掉欧洲”，“终结欧洲的事业——又回到上世纪30年代”。

第八，奥巴马承认，他有时给人留下冷漠的印象，或者像文章中形容的“跟斯波克似的”（斯波克是《星际旅行》中的角色，一半血统是人类，另一半是理性的瓦肯人，经常表现得不近人情、冷

漠如冰)。但是，就连他承认自己的缺点听起来都有些机械：“有时候，我不够关注人们的感受。”

第九，如果确实存在“奥巴马主义”，那是与他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有关。关键时刻出现在2013年8月：奥巴马做出决定，在巴沙尔政权越过“红线”使用化学武器后不轰炸叙利亚。这项决定当时（现在）遭到普遍批评。但是，奥巴马坚决捍卫他的决定，说“我为这个时刻引以为荣”。他对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当权派以及他们对“军事化反应”的偏爱持批评态度。

第十，在评论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定时，戈德堡写道：“历史或许会记住2013年8月30日这一天，奥巴马阻止美国再度卷入一场灾难性的穆斯林内战；在这天，他消除了以色列、土耳其或约旦受到化武攻击的威胁。或者说，这一天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载入史册：他任凭中东滑出美国的手心，掉入俄罗斯、伊朗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掌控。”当然，两种观点都可能是对的。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美国政治/其他

美初选开票，卢比奥退选

综合外媒消息，3月15日，美国5州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投票。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在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和俄亥俄取胜；共和党方面，特朗普赢得佛罗里达州，而卡西奇夺得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宣布退选。

在当天的投票中，共和党方面，通过在佛罗里达州的胜利，特朗普拿下99张代表票数，而一度被共和党内高层看好的参议员卢比奥，由于输掉了自己的家乡州，黯然宣布退出竞争。

而卡西奇则得到了俄亥俄州的66张代表票数，这是他在此次选举中赢下的第一个州。卡西奇的此次胜利，对于共和党阻止特朗普的连胜势头十分关键，有可能使特朗普无法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前获得提名所需的超半数代表票数。

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通过在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和俄亥俄3个州的胜利，取得了近250张代表票数。3月26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华盛顿州和夏威夷州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选举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希拉里。

奥巴马提名贾兰德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据多维新闻网3月16日报道，白宫当天表示，奥巴马已经提名华盛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贾兰德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现年63岁的贾兰德将取代刚刚去世的斯卡利亚。贾兰德曾在1997年被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士克林顿任命为华盛顿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并赢得了76-23票的支持。在此之前，他在美国司法部任职多年。美国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大法官和8名大法官组成，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大法官为终身职位，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最高法院拥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有权裁决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总统最多只有8年任期，大法官因为是终身制，一当往往就是数十年，所以他们对美国的影响力甚至远超过提名他们的总统，被誉为总统政治遗泽的守护者。此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纳曾表示，参议院将不会在今年通过任何大法官提名，要把提名的机会留给下任总统。

美众院支持法律挑战奥巴马移民改革，声称总统越权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1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投票，支持26州对美国奥巴马的移民改革行政命令发起法律挑战。

据报道，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以234-186票授权议长保罗·瑞安就联邦政府对德克萨斯案提交简短声明，认为奥巴马单方面扩大延缓递解移民项目超越他的宪法授权。

德克萨斯牵头的26州提出的诉讼挑战奥巴马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将于下月开始审理，可能在6月作出裁决。

瑞安强调移民制度的任何改变都要靠国会的合法行动。他说，这涉及到宪法的完整性。三权分立是再清楚不过的原则。但最近几年，行政机构模糊了这些界限，到了完全超越它们的地步。

美媒：调查显示老牌民主国家中美国选举最糟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21日发表题为《报告称，美国拥有“老牌民主国家的最糟糕选举”》的报道称，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巴西有什么共同点？在“选举公正项目”所进行的调查中，这些国家在选举标准和流程方面的排名都超过了美国。美国在139个国家中排名第47位。

这项调查评估了数十项指标，包括选民登记、选举筹款规则、选举法、选举流程和计票等。

美国的《政治学与政治》杂志最近刊文称，旨在加强政府问责制的“选举公正项目”提供了“新的证据，以此比较全球各国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国际选举公正性标准”。该项目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创立，不过是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学术研究项目独立运作。

在全球范围内，模糊的筹款规定和媒体报道质量被认为是最频

繁出现的两大问题。这份报告称，在美国，“专家对选举法质量、选民登记、选区划分流程以及选举筹款监管都深表担忧”。

报告作者总结：“在美国，2012年的总统大选和2014年的国会选举都属于所有老牌民主国家中表现最糟糕的选举，特别是在选举筹款和选民登记方面。”

这个专家委员会评价说：“专家们将如何评价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仍需拭目以待。但是，考虑到根深蒂固的选举筹款问题、围绕登记和投票程序的党派之争升温、对艾奥瓦州共和党初选中存在舞弊现象的指控，以及充斥着人身攻击、愤懑的选民和民粹主义主张的初选前期，美国的整体排名似乎不太可能有所提升。”

布鲁塞尔恐袭牵动美大选，反恐考验候选人

在目前的气氛之下，周二在布鲁塞尔发生的这种袭击，会重新激起所有有关美国是否该使用外交、孤立手段，或动用军事力量的争论。

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发生10小时之前，唐纳德·J·特朗普正在电视上谈论自己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的战略：他会发动空袭，轰炸伊斯兰国，但任何地面行动都必须由美国在那一地区的盟友进行。就算心里明白，他当时至少是没提——这和奥巴马总统的策略非常接近。但接着特朗普就更进一步表示，美国应该减少对北约组织事务的参与。该机构的总部位于布鲁塞尔，就在周二被伊斯兰国袭击的机场和地铁站之间。对于正在遭受袭击的欧洲而言，这是一个让人意外的信号，它清楚地提醒人们，在恐怖主义年代竞选总统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前天晚上听起来还算谨慎的提议，第二天早

上听起来可能就显得软弱，或在战略上显得不合理。

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大多数总统候选人的立场，往往比正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那位总统更强硬，因为后者必须面对真正的现实，要建立联盟，理清相互矛盾的情报信息，要展开全面的反恐行动。但在目前的气氛之下，周二在布鲁塞尔发生的这种袭击，会重新激起所有有关美国是否该使用外交、孤立手段，或动用军事力量的争论。实际上，刚看到有关比利时惨剧的图像不到几小时，特朗普就再度发出了他此前的呼吁，即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境内，以及修改法律，允许刑讯逼供，以便从上周在布鲁塞尔抓获的一名伊斯兰国特工人员那里获取情报信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也突破了自己之前所做的对伊斯兰国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承诺，开始要求美国“授权执法机构在穆斯林社区进行巡逻，在他们变成激进分子之前就做好防范工作。”

就连反对克鲁兹观点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也呼吁奥巴马总统取消访问古巴和阿根廷的计划，尽管他留在白宫，也不见得能比在访问途中的安全交通工具和住所中多做些什么。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候选人中属于强硬派，但与争相表示要审问穆斯林或将他们与美国其他人隔离开来的共和党人相比，她的话听起来就温和多了。这名美国前国务卿将自己塑造成在领导美国和世界事务方面最沉稳、最有经验的候选人，她确实很有希望接替奥巴马，组建下一届美国政府。因此她支持加强现在已经采取的措施：“与欧洲盟友团结一致”，加强签证审核和旅客名单系统审查，与此同时，一定记住“拷问是没有用的”。

不过在破解智能手机加密一事上，她放弃了一些支持联邦调查局(FBI)的强硬言论，接下来要前往硅谷的克林顿现在采取了更缓和的立场，称要为调查人员获取加密的通话和文本信息找到一个“合理的途径”。克林顿的助手表示，她将于周三在斯坦福大学发

表讲话，详细讲述她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计划。“我们必须在互联网上击败他们，”她周二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市说道。“他们是在网上煽动人们走向激进，那是他们进行宣传鼓动的阵地。”这些反应也证明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面对着不同的选主体。投票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的绝大多数选民都支持特朗普的提议，即禁止穆斯林移民美国。

但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主党人并不支持这种提议，而且他们依然极为赞赏奥巴马——因此克林顿一直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上太快做出反应，从而让他难堪。和特朗普一样，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在周一发表了他的观点，第一次在选战中详细谈论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想法。但这次发言依然颇具他那显著的概括特征：他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当地组建联盟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中，“扮演特别的角色”。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官员而言，这不是什么新观念。过去三年，他们一直在努力达成的，恰恰就是这个目标，只不过效果往往差强人意。这些针对布鲁塞尔袭击事件做出的快速反应，突显出所有候选人在话题转向抗击伊斯兰国时，都不免陷入一个的困境。伊拉克战争的沉痛教训所留下的阴影，还像过去三年一样，笼罩在2016年的大选之上。

在余下的这些候选人中，没有一位提议派地面部队到叙利亚或伊拉克，去对付伊斯兰国。这方面最为刺耳的信息和最含糊其辞的计划出自克鲁兹。他的“地毯式轰炸”提议刚一出炉，就马上遭到谴责，原因是他似乎在鼓吹战争；而且地毯式轰炸本质上也是的确是一种不加区分的盲目行动。所以，现在他把重点转向了建立封锁线，以避免恐怖组织渗入美国。因此他在周二呼吁派执法人员在穆斯林社区巡逻，这可能是走向种族定性的关键一步。因为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自己的观点，特朗普在过去几十年的明显立场转变是有

书面记录的：从早期赞成在伊拉克实施干预，到反对这种做法，再到作为势头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所表现出的看似要与之决斗的雄心，以及孤立主义立场。去年，在巴黎和加州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他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周二布鲁塞尔爆炸袭击事件发生后，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再次发出这种倡议。他经常信誓旦旦地说，“要把伊斯兰国打得满地找牙”。在3月10日的一场辩论中，他回答了这样一个假设性的提问，即如果军方将领建议往叙利亚部署2到3万地面部队，他是否会听从。他回答说，“我会听取将领们的建议，不过这里说的可是2到3万人。”但本周一，特朗普又表示，他会拒绝任何动用地面部队的请求。他似乎还暗示，他觉得哪怕只限于空袭，美国也可以有效打击伊斯兰国——五角大楼可不这么想。“我会找当地人组建部队，我肯定会向他们提供空中打击的实力，给他们空中支持和一些军事支持，”特朗普在接受CNN采访时说。“但我永远、永远不会派2到3万人过去。”但此类在当地组建地面部队的要求，一直遭到叙利亚大多数邻国的反对，除了伊朗。

（文章来源：3月23日《纽约时报》）